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四十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　汞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四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日記三

詔獄慘言　天啓乙丑楊左六君子事

善言天者必驗之於人人事而不能徵實于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於渾盖二家會其微眇乙丑春冬旅

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為記其本末以儆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友人聞之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璫耳璫禍而衡復歸於所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于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

君子逮赴詔獄

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宫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涔下同坐者竊問故客曰紫宫為帝庭尾箕燕墟也白者金祥按占當有急兵起輦轂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宛徼乎楊左行死矣翌日而三君子之凶問至歿白氣竟天之時獄卒承璫命之時也嗚呼又三日月蝕太白客指以示友人曰月為陰為刑刑人之

象也太白主西方主義誼士之象也周袁顧三君子又將不免按京房易傳占曰刑人執政殺誼士厥妖月食其太白春秋潛潭巴占曰國無政刑人用月奄太白天定矣可若何不兩月而三君子又俱被難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星與日爭明下與上爭權之象今璫之權至矣何庸爭乎豈將殺周顧二公邪翌午而周卒死顏賊之手顧命絕之疏遂入嗚呼寃哉

周衷二公俱於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廿六日到南鎮撫廿八日送北司魏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杠五十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傴僂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客不覺大慟

諸君子俱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
楊公鬚白為最頃之至廳事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
中左在楊之左魏在楊之右顧在魏之右周在左之
左袁在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顯純猶作爾汝聲
嗣後則呼名咤叱如趨左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以
出袁以病故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勒五
日二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左顧嘵嘵置

辨魏周衣伏地不語嗚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
歸奸生伏侍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
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
腐各以帛急纏其上而楊公獨甚
十五日為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揖賀是日公始知
璫意不回每晨起多飲涼水以求速死蕉貽書家人
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

限各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刑_{夾桚棍扛敲}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呦呦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桚敲五十夾桚敲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謂之曰五十五日已後聞穀食之氣則嘔每日只飲寒水一器蘋果半隻而已命盡想在旦夕速為吾具棺然家甚貧無能得其美者差足掩骼可也家人守其言以十五金買栢棺以殮

二十日楊公家人送飯茶葉中雜金屑以進為獄吏所覺俱嘿逃去楊公嗣後遂絶傳単者矣
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䰟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之名叱曰爾令奴輩潛匿不交贓銀是與旨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頭欲辨而不能遂俱舁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楊左投户限之外臂血流離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仍舁入左公轉面而東顧其家人是日兩棍濕重倍常且儘

力狠打故號呼之聲甚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全刑顧梴敲五十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楊左魏發大監客聞之以問獄吏吏嗟吁曰今晚大老爺當有壁挺方言死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為獄卒之冠至狠至毒次則顏紫又次則郭㒒二劉則真實人也

二十七日比較顧公獨受二十棍是日獄吏猶稱犯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嗣後遂呼犯

人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屍俱從詔獄後戶出戶在牆之下以石為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籍以布縟裹以葦席束以草索扶至牆外臭遍街衢屍蟲沾沾墮地

八月初四日比較顧公用夾刑杠十五下周梭敲三十

初九日比較顧公用梭刑敲三十

十二日比較汞公贓完公家饒出橐中故特易

十四日比較周公贓完

十九日袁故未死時先暗注大監實孤身在關廟詔獄中向有此廟六君子又加修葺鎖頭顱紫手麂之是日顯純上疏云周朝瑞病劇上命撥醫調治次日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贓完裹巾結襪逍遥獄中方怨顧贓相累不得速發西曹未嘗有恚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屍出

二十六日比較顧公用拶刑敲八十

二十七日獄吏具揭報顯純顧大章大病客雜輿中人竊窺之不覺涕淚霑衣曰一綑盡矣次日顯純遂以顧公病疏上盖獄吏揭報時太白適經天嗚呼顧公亦不凡矣

二十八日周故是日之午顧周二君子與孟弁三人共飯飯未畢鎖頭郭姓者疾呼曰堂上請二位爺講話遂着械而出行不數武劉鎖頭後挈顧公之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耳押周公至大監

不半時許遂斃郭賊之手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屍出是日劉卒密語客曰堂上已勒顧爺死期矣期甚廹奈何客曰能緩五日乎曰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顧公加棍三十桚敲八十

初六日顧公發部之旨已下閣中客知之躑躅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之晨劉卒復至曰五日之期足矣今晚恐不能相

全如何客曰然會當有變卒竊笑而去已而有西曹之命是日顯純復比較踞案厲色如前呼顧公曰爾十日後復當至此追贓蓋六君子之禍顯純頗有力暨用刑之楚酷死期之緩促又顯純獨為之畏顧公到部發揚其惡故以追贓之説相嚇欲令其不敢言此日不西亦斷無生理劉卒誠實可信非妄談也十三日會審都城隍廟御史及司官共十人公座俱南向在簷溜之下上承以葦席顧公北面跪反覆辯論

甚直而諸人承璫命竟以斬刑坐公又責公十五竹

板嗚呼璫之虐焰一至於此是日璫遣聽計人立司

官之後審畢十人旋以連名帖及獄辭送去禮貌甚

恭

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死夜投繯而逝

十九日顧公屍出于獄衣冠俱如禮

楊公有遺稿二千餘言又親筆謄真一通叩首床縟以

托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關聖畫像之

後已而埋卧室北壁下盖以大磚後公發别房望向北壁真如天上倩盂弁竊之以還隨寄弁弟持歸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蔵之枕中㠘死後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為顔紫所竊紫亦號於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詔獄諸公入獄後意氣皆不減獨衷周二公以為瑠深恨楊公楊死餘猶可望免累廹顧公勸之速絶以舒禍顧正色曰人故自有主張且死生之際豈朋友所

宜勸諸兄必相強不已弟當先絞頸以謝嗣後乃不復言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惟雜菜一把扁豆莢斤許及蘋果五六箇而已

魏公受刑之數較之楊左為少而困憊獨先七月十三日加刑呌聲便不能朗十七日以後兩足直挺如死蛙不能屈伸

袁公素善病到北司後遂殭卧不能起陰囊大如三斗

器行履頗有所妨然以病故竟死不受一棍惟桜夾
二刑加三五番而已
袁公贓止六千而每限輸納倍於他人故受刑為少周
公亦善病面黄白色入獄中終日與孟弁對奕以自
遣家亦饒弟姪輩又悉心幹理故萬金不四十日而
具
周公贓完日鎮撫匿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筭且出累限
納銀私籍以相質左右管事者亦支辭為解或云公

死之速繫此一算也

周公固戇直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贓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處置家事顧公與孟弁竊哂之而不敢明言八月初顧公張目視日久之不已笑謂孟曰常聞鬼不得見日今幸片時未死當快覩之未幾周至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事終日浪談何益周問故顧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也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理訣别家人

書作之已久無便付出故向留榻下何至曹曹乃爾

周慨然曰吾亦作數行可乎死後其家人所得遺書

蓋顧孟二公合詞以促之云

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從得出

顧作蠅字帖窸付客客持金俟詒獄後户至周屍出

日厚賂獄卒獲之後客南還托友人寄其家前此周

氏合宗竟不知遺墨也

顧公對簿後遂病創卧至七月中方能行履右股瘡潰

中墮腐血一塊如小鼠

顧公發刑部日謂客曰吾向在詔獄中如有人扼吾之吭不令吐一語自分從來鬱勃之氣無從得申今來西曹雖無多日然顯純之兇惡及下毒手者之姓名播之天下傳之同調者之耳異日世道復清此曹斷無遺種吾瞑目矣

顧公平生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哭輙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為天人種子不能上蓮花

寶座汝輩慎勿作兒女子態

每鎮撫比較日清晨各家屬持銀伺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贓多少報數訖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贓

鎮撫納贓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

顧公到西曹一意求死客勸之從容觀變公曰吾自八月初已作處置家事一二紙函之又開凡五六次思

無剩語第易署封時日彼時已寘革囊於度外矣且丈夫不再辱吾忍再見顯純輩乎惟速盡為快

鎮撫用刑之具凡五一械也堅木為之長尺五寸濶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殺人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

一鐐鐵為之即鋃璫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便故也

一棍削楊榆條為之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如人小指着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東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足一人負之背立使不得伸縮

一棱楊木為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棱兩人扶受棱者起跪以索力束木之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棱上下則加痛

一夾棍楊木為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

條每根中間各帮搜三副凡夾人則直竪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得動又用大杠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已上者從右畔猛力敲足脛吁可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灑地也此客習見之非闕瞽說

楊公屍棺之歸負以二騾其次子從一二蒼頭跟蹌道上知者皆為之飲泣

顧公云搜夾雖為極苦猶自可忍惟棍則痛入心脾每

一下着骨便神魂飛越矣不知公自有為之地者故
夾拶差緩非棍之獨苦也
楊左魏同時絶命顯純慮物議沸騰基異日之禍故於
楊左分其先後時魏後緩疏一日
鎮撫每當比較日璫遣聽計人坐顯純後棍數之多寡
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顯純又加之以虐一日
聽計者以他事出顯純袖手至晚抵暮方來始敢審
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賍得伏脇下細語顯純猶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答仍不許為方言

鎮撫為朝家禁獄列聖頒旨極嚴凡漏洩獄情者處以斬刑擅入獄中者即刖其足故片紙隻字及單辭半語出入最為不易自非極慎極密往來其間鮮有不敗者矣

諸君子初入詔獄獄卒持上下之禮頗嚴後知諸君子

不免於禍遂席地對談既而坐諸君子之左右笑語如友朋

顧公向官刑曹移獄之日故吏卒見之皆叩首掩泣蓋感公之寬仁也

孟弁楚人亦有心計之士以遼事繫獄與諸君子善顯純知之恐渠不死異日訐附璫殺正人之罪援為口實併欲盡其命已而顧公西曹之旨下顯純惡逆遂為遠近所傳

野臣曰讀未終篇頓使人髮指眥裂氣塞淚淋按古之獄吏張湯來俊臣諸惡孽未有今日許顯純之慘毒也真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恨不磔其體而醢其肉以饗六君子之忠魂以雪天下人之公憤謹筆誅之以傳千百世之罵名聊為六君子追痛耳第又不知六君子之子孫讀之更當何如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碑一以下紀功

劉勰曰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故叙事也必該而要綴采也必雅而澤此碑之制也

吳訥曰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儀云

日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諸刻耳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碑亦厠其間至唐文粹宋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為一類今故亦依其例云徐學曾曰碑之體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故今取諸大家

之文而以三品列之其主於叙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體叙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正而變至於托物寓意之文則又以别體列焉其墓碑自為一類此不復列

鄒嶧山刻石文 秦文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生議刻石誦秦德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

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强二十有六年上
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
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
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
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
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泰山刻石文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與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

川之事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其

辭曰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幷天下

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

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

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

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

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

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琅邪臺刻石文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既封泰山於是乃并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秦德明德意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

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時諸産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
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
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
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
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
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
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

者地不過千里諸侯或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殁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頌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之罘刻石文

始皇二十九年東游登之罘刻石又刻其東觀其辭

曰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東觀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内外誅暴强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絶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内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絶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碣石刻石文

史記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幷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

著儀矩

會稽山刻石文

史記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出游左丞相斯從上會稽

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廵天下

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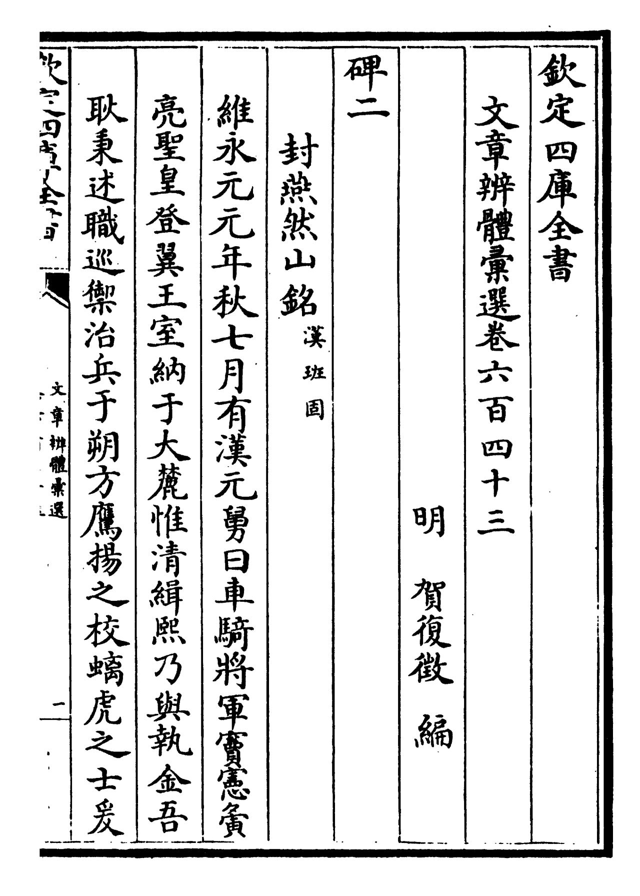
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

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

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
行為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
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
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
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
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為寄豭殺
之無辠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
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

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
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碑二

封燕然山銘 漢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

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冦於是域滅區殫反斾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齡下以

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隴右監牧頌德碑 唐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一廐馬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良一駑

是之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幷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當文景儉約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廄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胡馬入洛蹴蹋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鸞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

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馬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
肇自貞觀成於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匹置八
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凉天
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折八監布於河
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
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
外攻或師圉内冦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半所
存葢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

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膂善畜之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内外閑廄使焉即開府霍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勲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治水之謨四士興漢在經星之列清明虛受察含氷鑑籌謀先覺慮出蓍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玄同日月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鼓第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藩錫於晉侯御

衣亟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衆子垂髫則抱拜朱茀聖人之見也必猶爾為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跂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誠也言無遠慎也國有憂未嘗不感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皁財求之務使之趨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庭令遠行於坰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辨

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禁原蚕牧除蓐釁廄時其事也絜泉美薦痔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宣其性也攻駒教駣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策之就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窮其才故闉扼鷙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騊駼騕褭乘黄玆白來儀外廐呈技内櫪朝刷

閶風夕洗天潢聖皇一馭長壽萬年別其種類則有
研蹄縶鬣小頜逺志曰龍曰騋曰戎曰驥差其毛物
則有蒼白驪黄騂紫驈皇騅駓驒駱駰騢駵雒馮駮
䮼駩騧騏騽騝豪骭𩣡足狼尾魚目宗廟齊豪戎事
齊力田獵齊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
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
萬頭初有羊一十一萬二千口是年亦二十八萬
六千口皇帝東廵狩封岱嶽鞏輅既陳羽衛咸備大

駕百里烟塵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骨必殊貌毛不雜羣行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聳四方朴躍威懷紛紜壯觀揮霍迴衞歓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力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伐辭貌無德色朝髦庠齒欣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衞郎將南使梁守忠忠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

西使馮嘉泰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修武縣男東宮監牧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總監韋績及五使長戸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娩息人無乏匱克厭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頓人夫藁穀計八十萬工圍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戸隱田稅二萬五千石以檢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

以窒隙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善工其政四也蒔茼麥苜蓿一千九百頃以芟蓄禦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秦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死畜貯絹八萬疋往嚴道市有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長户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資以勤農郤輓其政八也敢問監牧之事孰能加於此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

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承風之盛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咏環奇篆刻金石秦汧upper耿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為羣塹汧渭兮垣隴阪飛黃皁兮昆蹄𧺆山崆峒兮水嗚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雪性既馴兮才亦絶惟國家之大

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總戎馬兮威萬國彩毫翻兮金介直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大駕兮仗黄麾太僕驂乘兮展輅儀舞月駟兮蹀重螭神倜儻兮態權奇騏驥溢野兮牛羊日多子孫策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羣玉府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慴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光顔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輙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射師山南東道顔眉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師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禄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

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𢑱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

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蠻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敎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令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武岡銘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鈎䍧牱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

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毋弟生埒維來于潬咸致天廷
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
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
昔公不夸首級為巳能力專務敎誨俾邦斯平我老
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
不邇而遠莫可追巳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

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憐之

我懐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巑巫水之磻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户恐合竄彼擭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蠶賊由公而仁我始冠酧由公而親山畋澤㩁輸賦于都陶穴刋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

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禄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逺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憐之德恒遵公則朂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平淮西碑　段文昌

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為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

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號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剳心斷臂繼踵為忠旣而麟見於巴賨之間河清於鄘衛之際固同本之貺昭聖祥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轘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鋋雪照駰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于逆嗣氛祲淮濆我后方弔人省寃釁災除穢

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刼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絰授以兵符天子於是會凫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顔往者平朔邊静庸蜀雙矛電激孤劒飈馳亦由馮異之總軍鋒子顔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攙搶總魏慱河陽部陽凡三軍自臨頳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内詘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于

軍中縛呂布于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陜虢鄜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欒書作帥鉞為戎右充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皋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嘗取安陸授以戎

柄嗣其家聲秉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
靜深有謀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
史中丞裴度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
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
營都統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又命内掌
樞密之臣梁守謙爾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
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
志焚上蔡以剪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

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内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竇憲之幕府先是光顔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干矛杖行次於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總傷痍之軍稍厲奔

北之氣城孤援絶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矍
視屈鷙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成栅而降吳秀琳
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
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性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
感縣之心出於萬死縱横之計果效六奇粤十月既望
陰凝雪飛天地晝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
成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為鄉導自領中軍
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部

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暝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
關鋪敦淮瀆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為導潛出盧龍
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縣竹用制奇勝與古為疇四紀
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帝命策
勲進弘為侍中光顔重胤並為司空塑為左僕射帥山
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
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
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

禄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瀆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勳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上獻鴻名式昭徽策庶乎閟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覩斂銘者戒蜀川之恃險

勑修河道功完之碑

明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

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昏墊勞于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沮國計是虞朕甚憂之兹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

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于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疎水益肆而沙濬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

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滯者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捄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

灣又三里而至于李隼之崖由李隼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瀦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水出沮洳

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滙瀆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

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

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絙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筭然其用糧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

以漑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
鉅億若武之𦣇子不以漑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
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役璧馬顲神祇而後已
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令役不再期費不
重科以漑以漕無弗便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
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
功寔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
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

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為之文曰

皇莫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蔀以蒙見沬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虵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乗運維中興殷憂洒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曽靡底績王會在兹國賦在兹民便在兹孰其幹濟其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

勢乃隄厥潰乃疏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奠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兹貞石昭示無極

平蠻碑　桑悅

皇帝治天下七載四方寧謐惟西廣巢賊屢經斬艾

孽芽稍茁時復陸梁永安生獞成萬攻圍州治且結
構修仁荔浦等邑沿府江惡黨阻截江道軍民大擾
監察御史林公廷選巡按廣西堅于用兵自新不忒
遂會議馳驛奏聞命下爰整六師期旦夕吹氣爭先
先是是年三月守興安指揮麻林諜報湖廣武岡之
楊崗苗二千餘出抄掠居民列營於西延石谿千戶
唐瑛總甲萬明鑑迎敵而殞虜益鴟張林公即檄副
使武君清督行都指揮事知指揮楊觀嚴兵於魯塘

咸水諸處分布又欵熟徭於要地賞罰嚴明人奮其勇右布政使黎君福僉事王君本儉又協相其間斬首三百級生擒一百五十諸苗賊遠遁一方底寧至冬遂舉永安之師總鎮太監王公敬總督都御史閔公珪總兵伏羌伯毛公銳又同林公俱臨平樂駐劄昭平總計三廣官軍狼兵達軍民欵多寡分為四哨會委副總兵郭君鋐副使武君清統兵從荔浦洗府江西岸諸村左叅將毛君倫僉事劉君信從五屯除

西鄉諸賊巢自象州修仁直掃六㟁等穴則屬之右
叅將歐君槃參議吳君昭自廣西盡平府江東岸等
地則畀之遊擊王君永僉事王君本儉又調僉事黎
君鼎巡賀縣截漏逋會遊擊侯得雋參政徐君鏞繼
饋無缺之僉事陳君烓閱視紀功惟謹其西東水陸
攻城北面恐賊覔途潛逸則別令副使向君榮指揮
楊觀背腹夾攻設網既密脫目者寡太監張公瑄又
輸資助軍究心贊畫克成厥功共破村寨岩㟁一百

八十處斬首六千級奪回被擄男女四十四名口俘獲賊屬及賊器械俱無算我師大捷無亡矢遺鏃之患四月二十六日班師攻各岩崗凡險阻莫上歷代為賊長城率不可拔者熏搜扒擊令皆化為虀粉惟郭武所分通天岩賊憑高下矢石我師攻圍月餘其固如故令總督右都御史唐公珣初下車即星馳至平樂督戰益力衆勇智俱奮岩遂破時郭已擢漕運總兵去軍歐繼郭為副帥奉唐公區畫經理府江無

不順流予觀我朝命將出師有事南夷其功莫偉於
是也初功將成閔公已擢南京刑部尚書之任自出
師而旋其間運籌進討覈實功次委任得人勸懲有
道無不用命用是賊衆數十年螯虐之患一旦盡平
謂非林公始終其功耶東漢大將軍竇憲既破北狄
當時威靈氣焰亦必烜赫宇宙不旋踵野烟沙草磨
滅殆盡班固為作勒燕然銘有斬温禺衅鼓戮尸逐
膏鋒之句藉此轟震千古若林公者集羣策協衆力

平蠻之功無愧于古可以紀述以見我朝武功之盛挾雷霆而共迅配日月而並明者哉宜磨桂山之石勒予言以傳不朽銘曰

自古南夷或臣或叛充國董威新息弭亂有如孔明生擒孟獲又如狄青崑崙夜克永安接壤四面生夷澻澻府江化為鯨鯢文武協謀分哨進討無険不登無堅不擣少壯殊死僵尸如麻高岩漬血凝帶殘霞獻馘連連千牛行酒宜築京觀以懾羣醜邊患底平其功何屬曰

惟柱史終始提督捷音聞朝天喜滿容定膺爵賞以示
褒崇昔漢竇憲大摧北狄燕然勒銘孟堅秉筆歐詩南
獠韓疏黄家我勒斯銘昭代之華

征南碑 田汝成

皇帝承運文宣武謐宇内熙皥兆四郊以崇天建九
廟以尊祖于是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方外
諭四裔迺坐明堂朝羣辟按圖數貢至于安南曰茲
邦不庭廿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瀕

行會有黎氏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胄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篡黎宗逐臣草莽惟陛下憐而納之皇帝若曰信兹稱亂其往討之迺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畧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左參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迺圖山川發間諜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鏑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披腸吐欵奉表而稱曰臣先臣

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芟
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絶屬纘之晨倉皇解佩印而
屬之臣曰天錫元寳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
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
曰不守錫寳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民
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
齒耋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欵關而
關令嚴不敢啓方物敝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

子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
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死
罪死罪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若臣違
道以徼之安能宴如于再世也謹以土地人民之數
咸簿録之登獻闕下惟天朝處分事聞皇帝若曰咈
哉豈其挾詖以緩我師其往覈之迺命兵部尚書毛
公伯温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都統軍勅曰聽以
軍往違即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迺勒

兩粤勁士分為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翁君萬達監之參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之都指揮白君泫將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為三軍都指揮胡君紹將中軍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左軍副使鄭君騮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君絅監之而幕府邃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于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鈎越棘狼纛鳥章之士伐牡介象雲梯樓船之

具莫不嶽嶽從從麻列蝟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蹈籍乎炎徼矣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攄褫哀悰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為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悃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啓鎮南之關奠龍輿抗黄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圈豕陛下不發乘軺曳尺纆牽而封之縣首槀街以昭誡不譓是陛下以不忍羣黎之故

而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臣聞命以來魂魄飄喪悽悽荒怨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復更何言臣令共順之情彀觫之狀繪圖不足以為厭剖心不能以自明惟陛下憐而察之臣率土編戶也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蟻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先朝所賜金印一枚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為

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僞違即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為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攜馴致天絶莫氏宣力比户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為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讙呼飈馳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為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

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
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
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汝成嘗以藩寮分守
左江悉厥顛末昔愍其勞而今欣其訖也迺述而銘
之曰
粵有交州蕞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嬴秦遠略迺
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涉宋
而驕益煩邊慮大明受祚陳氏奉貢皇祖嘉之俾仍舊

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文皇征之掊戮鯨鯢索肖于陳絕不可得迺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宣廟慈弘包荒弗扣錫爵給印樹為藩邦三葉而墜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裔屬懷不請而禪于義則乖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嶽離披緯武經文維兩司馬𤏡𤏡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既明翊用翁君廉信以匡聿敦義勇鷹搏虎奔朱鼇日麗玄甲雲屯籍令戡之倏如畦耨載鞠載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嘽

嘽傾巢舉落俯訴仰干蓬跣繫組蛾伏而進順效牽羊請同昇櫬匪冠匪篡庶幾有辭皇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史輯我龍編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築我室廬煌煌天威盱睫而在濊濊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淹於七旬交人來欵曽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寧割交州曽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柱又何足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四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碑三 敘事體後

同文廟

處州孔子廟碑 唐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

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

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射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鄞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巳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鄞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

宭寒暑乃新斯宫神降其歆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
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
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
以贊攸始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謹按其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
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
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

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斾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慼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致貨財乘時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

甃階序廊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按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

子像配以顔氏籩豆既嘉筐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助敎其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寘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譬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宫詩有

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
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倂于蜀盍銘兹德以告于史
氏而刊之兹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
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
丁亥獻于頖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
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欣以欷
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昀昀其原既夷且大渙

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酹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疢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祗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

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

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兹教以寧其神追思告

誨如在于前筍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劉禹錫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于兑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荒階不足迴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為兵衝連戰交捽率無寧歲耳恱

鉦鼓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遹來生聚敎養
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侯
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
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都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敎
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瀷水之瀕城池在
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枝梧截塗截
奐黝馬陵虛寢廟弘敞齋宮嚴閟軒墀廂廡儼雅青
潔門庭墻仭望之生敬外飭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

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覲與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宗彝籩豆青黄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于重檐斂器于虛櫝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掃有廟幹公又割隟地為廣圃蒔其柔疏而常葅旨蓄之御備捨巳俸為子錢權其孳羸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華華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户知敬讓父誨其子兄

規其弟不遊學堂與㨗市同縣是縻勇爵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縫掖敎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二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令孝孫聿修形乎事業播于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

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之碑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鬬嚬嚬亦有儒宫軋于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欝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于門墻如造闕里春詠夏絃載颺淑聲風于閭浹于郊坰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媟語昔之連營誇力

使酒令遇賓客欽容拱手魯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校民悦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大明勅建太學之碑 明宋訥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兹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鷄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興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

官臣恭承明詔夙夜匪懈楩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効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井甃以亭物貯以庫餼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閒東西有館助教正録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北以層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為盈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

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幸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斆執經祭酒臣吳顒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又賜勑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

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

紘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業出而為
國家楨幹祚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
始顧臣庸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臣服萬方秉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
整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式輝
景色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
遑工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

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敎化昭彰佩服鏘鏘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義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制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明廷都俞巖廊以昌文化慶祚靈長願佑皇圖萬世無疆